

目 錄

馬少清和他的連長·····

一

恩情·····

三九

兩位戰友·····

六九

王大奎·····

一〇六

宋蘭英·····

一四四

馬少清和他的連長

一 人怎樣變成屎的？

全班同志都高興的談笑着，只有馬少清一個人，孤單單的站在河邊的樹下發愁。從屋子裏發出響亮的歌聲，這隻歌是三班集體創作的，創作出來給馬少清聽的：

日出西來又到東，
老油條是大飯桶，
上早操裝肚子痛，
吃起飯來打嚥餅，
上起課來打瞌蟲，
打起仗來裝壽星！

.....
馬少清被唱出一肚子火，他回頭向屋子裏「呸！」的吐了一口唾沫，狠狠的罵：

「我就是老油條，你們拿我怎麼樣？我又不想當幹部，進步什麼？不進步革命也不會殺我的頭，要殺我的頭，我馬少清也只有一個頭，怕什麼！」這一罵，好像把一肚子的冤氣都罵出來了，他一時感到心上舒服得多，便從耳輪上拿下已抽了半截的烟屁股來抽。

馬少清抽完了那半截烟，站了起來，沒精打彩的揹起槍。團部的通訊員，拿着文件，正向他面前走過來：

「連長呢？」

馬少清沒好聲色的反問他：

「你什麼時候把連長交給我？」

通訊員瞪起雙眼：

「你這老油條真要老到底了！」

馬少清這下可找到一個出出氣的目標了。他把槓桿放在旁邊，捲起袖子，打算和他痛痛快快的打一頓架。

通訊員偏不理他，轉了一個灣，找連長去了。

他又向他背後「呸」的吐了一口唾沫。

馬少清感到這天下簡直沒有一個人肯和他談點交情。因此，他對所有的人都抱著一種成見，當他看到人家的眼睛瞪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認為人家一定是在譏笑他：「狗屎」「老油條」……。

是的，「馬少清」這三個字就是代表「狗屎」，代表「老油條」。革命三年多以來，從蘇中一分區到二區，從二區到三分區，從三分區到四區……從三團到一團，從一團到特務團……馬少清到了那裏，譏笑，鄙

「嘿！聽出現在那裏。」

我們常常可以聽到這樣的對話：

「喂！你在那一班？」

「第三班。」

「呸！倒霉！和那堆狗屎在一班。」

「有什麼辦法呢？我正想打報告調到別班去。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為什麼在用世界上最美麗的稱呼：「年青」「春天」「光榮」「太陽」「偉大」……等等的名詞來形容它的革命隊伍，却偏偏有這堆到處洋溢着臭味「狗屎」呢？

讓我們來看看，一個人是怎樣變成狗屎的吧！

原书缺页

原书缺页

現在除了上吊之外，恐怕沒有別的路了。

才十五六歲的孩子，說什麼也不願意死的，再說，一條命難道只值得五條香烟嗎？

聲音哭得嘶啞了的孩子，慢慢地站起來，把心一橫，牙關一咬：

「當兵吃糧去吧。」

馬少清所投奔的隊伍，是怎末樣一種隊伍呢？

讓我們聽聽老百姓憤怒的歌唱吧：

天上有個掃帚星，

蘇北有個韓德勤；（註）

（註）韓德勤是抗戰初期國民黨的江蘇省主席。

手下白養幾萬兵，
只會欺侮老百姓。

他就在那種隊伍裏，當了一個排長的勤務兵。

馬少清每天除了服侍排長和排長太太之外，晚上，還要幫排長出去「做生意」。

排長常常把他帶到老百姓門口，輕聲的交待：

「你在外面看風，這筆生意做得好，你也可以分到一點油水。」

排長就還末提著駝壳槍，到處搶老百姓的錢財。

於是，馬少清使一趟一趟的賺到這種油水。

「跟好學好，跟叫化子學討」，他還從排長那裏學會了「做生意」的本事。同時，也學會了吃喝嫖賭的本事了。

這種享樂的生活，使他漸漸的忘掉了自己是從受苦的人羣中來的。

這樣，馬少清也就變成了一個「只會欺侮老百姓」的隊伍裏的角色。

當日本鬼子打來的時候，「只會欺侮老百姓」的隊伍，一鎗也不發，一個招呼也不打的溜了！

有人替這種軍隊做了一個統計，說：「官太太比官多，官比兵多，兵比鎗多，鎗比子彈多」。這樣的軍隊在日本鬼子的面前，當然成了「豆腐兵」。

爲了拯救民族的危亡，爲了把千千萬萬人民從敵人鐵蹄下解放出來，共產黨領導的新四軍，渡江東進。他們使受難的人民，第一次嘗受到自由，安樂……的幸福。

人民把最虔誠，最感激的稱呼，來加到這人民軍隊的身上：「菩薩軍」。

但是，「掃帚星」的軍隊，偏不讓這種「菩薩軍」存在，竟把向日本鬼子屈服的鎗頭來對準解放人民的新四軍。

讓我們再聽聽老百姓憤怒的歌唱：

多少鬼子不去打，

反共磨擦是專家！

囤積糧食發洋財，

準備投降也是他。

八月中秋天氣晴，

韓德勤正好調大兵，

破壞抗戰幫鬼子，

拚命進攻新四軍！

蘇北民衆要安寧，
只有打倒韓德勤，
堅持抗戰反磨擦，
打走鬼子享太平。

爲人民所擁護的新四軍，是鋼鐵的隊伍，「豆腐兵」當然不是他們的對手，當時新四軍的戰士，有一段英勇氣概的歌：

新四軍全國威名揚，
十拿九穩打勝仗，
打鬼子好比吃大米飯，
打反動派好比喝米湯。

當十幾萬「豆腐兵」，發動反共反人民的磨擦以後，人民的軍隊在忍無可忍之下像「米湯」一樣把他喝個乾淨。馬少清也當了俘虜。從此，這個「

只會欺侮老百姓」的軍隊裏生長起來的青年人，便在革命隊伍裏變成一堆臭氣沖天的「狗屎」了。

二 沒有救藥

孤單單的一個人，在外頭坐了大半天，一直到吹吃飯哨子的時候，馬少清才回到班裏。

誰也沒有跟他打一個招呼，端着飯碗，低着頭，蹲在門角，默默的吃着。

在班裏最和他死對頭的張寶川，一洗好飯碗就拿起他那橋三八鎗，拆下零件來擦。他斜着眼珠擱了馬少清一眼，就指光頭罵和尙的說：

「班長，我要是革命三年多，還是揸着那根老套筒，我老早沒有臉見人了。」

這句話是指誰說的，那個不知道。馬少清看他那神氣活現的樣兒，已經早準備着揍他兩拳頭。

這張寶川，兩個月前一個晚上，過公路的時候，遭遇到鬼子的汽車。連長命令三班衝上去解決，他第一個衝到最前面，扔過去兩隻手榴彈，汽車冒出烟火，停住了，他衝上去便繳到那三根三八鎗。從此以後，差不多一整天都把這根鎗在馬少清的面前幌來幌去。

你看，他現在一吃完飯，又到馬少清面前來說風涼話了。

馬少清再也沉不住氣。一個箭步，衝到張寶川面前，兩隻眼睛兇狠狠得像打架的公雞：

「你說誰？」

張寶川看他來勢很兇猛，趕忙把鎗放在床上，做了一個隄防他動手的姿勢：

「誰願意承認就算說誰。」

馬少清捲起袖子，逼上一步：

「你骨頭癢了！」

剛要動手，班長拉開他，嚴厲的說：

「有話好說，爲什麼要動手打人，這還像個革命同志嗎？」

張寶川指着他的臉上，翻開他的老帳：

「看你革命三年多了，還是老一套，人家批評你，你不接受意見，還要動手打人。你想想你自己，打仗怕死，滿肚子的享樂觀念……」

馬少清是死也不肯在人家面前低頭認錯的。不錯，他做的錯事，三天也說不完；公差貪污，企圖腐化，打算開小差，火線上發洋財，發牢騷，講鬼話……那一樁他沒有幹過。但是，他不甘心在人家面前丟了自己的面子，你們看不起我，我更不肯接受你們的意見。

「誰看見我打仗怕死？」

張寶川就拿出證據來：

「你還賴！誰都看見的。上次打增援，你爲什麼從前面退下來？」

「我是從前面到後面來看地形。」

聽到他還要賴皮，張寶川可冒火了：

「放你的狗屁！怕死還說俏皮話！」

「媽的格屁！」

馬少清罵了一聲，就舉起拳頭，班長早攔腰把他抱住，一把把他推到

牆角：

「你這太不像話了，犯了錯誤，不虛心檢討，還要打人。」

正當這個時候，曹連長在門口出現了。

曹連長一看到班裏的情形就說：

「馬少清，你又生事了！」

「你那隻眼睛看見我生事的？」

對這曹連長，馬少清也是抱着老大成見的。

「不是你是誰？」

曹連長正要問個清楚，馬少清已經逼到他面前，大聲的問他：

「你不調查清楚就下結論，你當什麼屁連長？」

每天連裏所發生的糾紛：打老百姓，貪污，發牢騷，吵架……總是他

鬧出來的。他連長爲他已經花了不少的心思，談話，鬥爭會，隊前批評，

細，罵，關禁閉……他還是「老一套」。

現在又罵他屁連長，他實在忍不住：

「把他細起來！」

大家便七手八腳的把馬少清細了起來。